

# 中國佛教應往何處去？

——從現代世界佛教研究之動向談佛學教科書之時代意義

黃俊威

## 一、緒言

「中國佛教往何處去」這一個問題，正如在尋問有關中國人往何處去一樣，都是一個多麼令人悲痛惆悵而又該深切反省的一個沉痛問題！中國過往的傳統佛教，從魏晉南北朝以至於今天，都一直處於傳統的格義佛教路線，無怪乎林傳芳先生會深切地指出：中國佛教實仍傳統格義佛教的延續。此話確是沒有說得太過，而事實上，中國人在吸收印度佛教的時候，在種種心態上確是有值得檢討和反省的地方。

首先，在佛教剛傳入中國之時，中國人普遍上是以老莊思想的心態來接受佛教，另一方面，佛教之傳入，其所採取的路線都是非常龐雜和混亂，故此，中國人在接受佛教的過程中，遂有千頭萬緒的感覺；而且，印度向來都是一個不重視歷史觀念的國家，其對歷史觀念之模糊，實在是其他國家所罕見，所以，中國人在面對這些龐雜和混亂的佛教思想系統，都不免會產生很多系統上的困擾。因此，中國古代的佛教大德們，便祇能根據佛教經典文獻等資料當中，去設法推敲出佛教經典成立的過程，藉以確定其模糊之歷史觀念，因而也就有所謂「判教」的產生，如天台宗之「五時八教」<sup>①</sup>，華嚴宗之「五教十宗」<sup>②</sup>，也便是在這種要求底下所形成的產物，可是，從現今的歷史考據資料所顯示，實際上，在整個佛教經典的成立過程中，祇有阿含時才是真正屬於原始佛教時代，而其他各種各樣的大乘經典，則是在佛滅後六百年才絡繹產生，這正是現今佛教界的重大發現，有關這一點，我

們正要感激西方及日本學者們對於近代佛教歷史研究所作出的貢獻，同時這也是近代中國佛教界所應感到慚愧的地方。

## 二、西方人研究佛教之緣起

西方與印度之首次接觸，是始自公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大帝（Alexandra）入侵印度時期開始，同時也打開了印度歷史之序幕。到了十三世紀，馬可孛羅（Marco Polo）訪問印度，寫成了「馬可孛羅東遊記」，更加掀起了西方人士對神秘印度之嚮往。十五世紀時，適值西方工業革命風起雲湧之際，西方人對外擴張之野心正是興緻勃勃，當伐斯高·達伽馬（Vasco da Gama）之首次發現印度航線後，西方與印度之交往，更形趨頻密。當此之時，歐洲天主教因深受馬丁路德（Martin Luther）新教改革之嚴重打擊後，在歐洲更漸趨失勢，因此更有往東方國家尋找發展機會之急切期望，遂紛紛派遣傳教士前往印度一帶作佈教活動，同時亦携回了不少梵文及巴利文方面的資料，正式揭開了西方人士研究佛教學之濫觴。

十九世紀初期，英國駐尼泊爾公使荷德生（B. H. Hodgson 1800. - 94）於一八二六年，在「亞細亞研究」雜誌第四卷上，發表一篇報告，題為「尼泊爾及西藏語言、文學和宗教撮記」（Notices of the Language,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Nepal & Tibet），把很多豐富的梵語聖典現存情況公諸於世，立刻使得歐洲的學術界為之震撼，荷德生於一八四八年辭去公職後，便專心致力於梵典的蒐集工作，嗣後將全部目錄發表，並於一八七四年出版

「尼泊爾和西藏的語言、文學宗教論」(Essays on th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Nepal and Tibet)一書。荷德生所搜集得到的梵語聖典總達三百八十一部，這些稀世奇珍，以後便將之分贈給五個地方，接受最多的是巴黎亞細亞協會及佛教學者貝爾諾夫(Eugene Burnout, 1805-52)，這些梵文佛典在貝爾諾夫的主持下，有很多東方學的俊彥亦參加了研究工作，歐洲的佛學研究，乃頓呈生機！

在荷德生辭去尼泊爾公使職後約三十年間，一位英國公使館的附屬醫官達尼爾·萊特(Dr. Daniel Wright)於一八七三年至七六年之間，在尼泊爾所蒐集得到的佛教及婆羅門教的古寫本八百五十部，其中佛教典籍竟達三百二十五部之多。這些珍本後送到劍橋大學教授邊道爾(Cecil Bendall)手中，並出版過佛教梵語寫本的目錄。隨後幾年有法國的西爾班·烈維(Sylvain Lévy, 1863-1935)，曾收有無著「大乘莊嚴論」的原本，而日本的河口慧海、神亮三郎、高楠順次郎等所蒐集得到的資料，都是從尼泊爾所發現的。

當貝爾諾夫專心從事新的研究工作後，即於一八三六年，曾刊出「一本名為『印度佛教史序論』(Introduction à l'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)一書，書中大致根據梵本介紹般若、華嚴、金光明、楞伽、法華及其他大乘經典的內容，此書出版以後，更奠定了歐洲佛敎研究之基礎。

在貝爾諾夫門下所產生的，便是馬斯·米勒(Max Müller 1823-1920)，米勒是德國人，先在柏林學習梵語，再到巴黎成了貝爾諾夫的門下，專心研究吠陀(Rig-Veda)，後至倫敦任牛津大學教授。米勒不但是初期佛學研究領導者之一，同時亦是新興比較宗敎學(Comparative Religion)和言源學(Philology)的權威學者，他最主要的貢獻，就是集歐洲佛學研究成果之大成③。

### 三、日本近代佛學研究路線之開展

在歐洲佛學研究漸露曙光之同時，正值是日本明治維新時代，自德川幕府退位後，明治天皇正致力於政治革新，大量輸入西

方文化，因而更嚴重影響到日本佛教生存之命運，曾一度有所謂「廢佛毀釋」的運動產生。同時，西方之基督教亦乘勢湧入，在各地創立教會學校，聲勢浩大，更使當時佛教之命運，幾陷於低潮狀態，佛教各宗人士，有鑒於此，亦有自強運動的產生，遂紛紛計劃創設佛敎學府，大量培養人材，並大量派遣留學生遠赴歐美深造，把當時的梵文、巴利文等文獻回輸日本，再加以日本對我國漢文資料之充份掌握，遂奠定了近代佛學研究的豐碩成果！其中開拓日本近代佛學研究之三位著名學者，便是南條文雄、村上專精和高楠順次郎。

一八七六年，南條文雄抵達倫敦牛津大學授業於馬斯米勒(Max Müller)，研究比較宗敎學及言源學(Philology)，南條文雄以研究梵語為職志，在牛津時，便致力於抄寫『翻譯名義集』、『佛所行讚』等梵語原典。至一八八〇年，由他校訂的梵文『阿彌陀經』與米勒的英譯本一併發表於『皇家亞細亞協會』(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)雜誌上，接著又把『金剛般若經』、『無量壽經』、『阿彌陀經』、『般若心經』及『尊勝陀羅尼』的梵本，與米勒的名字共同出版，此舉已使得他在學術界漸露頭角，其中最使得他蜚聲歐洲學術界的最大原因，便是他曾編寫了一部由牛津大學出版的『大明三藏聖教目錄』(通稱南條目錄。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, the Sacred Canon of the Buddhist in China and Japan, 1883)。

這是向歐洲學術界介紹漢譯三藏佛典內容的第一部書。

繼南條文雄後有高楠順次郎(一八六六一—一九四五)，高楠氏先於英倫牛津大學就學於米勒，並廣修言源學、印度文學、哲學、比較宗敎學等。一八九五年赴德國基爾(Kiel)大學從歐爾登和多伊森(Paul Deussen, 1845-1919)教授研究吠陀文學、巴利語、奧義書。一九九六年再到萊比錫(Leipzig)大學攻讀印歐言語學、哲學史及政治地理，得哲學博士學位，後轉法國與佛敎學者烈維敎授等交遊，九月回牛津大學又得碩士學位，後遍遊歐洲，參訪各地著名學者，回日本後便入東京大學擔任梵語講師，兩年後被晉升為教授，擔任言源學講座，兼講授巴利語及梵語。

於對日本佛教原始文獻之掌握方法，奠定了深厚之基礎。

第三位便是首次提倡以史學觀念來處理佛教的村上專精（一八五一—一九二九），村上專精出身於東本願寺教校，一八八七年任東京曹洞宗學林及哲學館講師，三年後改任東京大學教授。一九〇一年即開始刊行他的巨著『佛教統一論』，認為佛教教義係循歷史發展程序流傳至今，同時更抱持大乘非佛說的見解，深感佛教史學研究之重要，但却遭受到當時人的責難，曾一度被迫脫離東本願寺的僧籍，以後便與其門生境野黃洋，鷲尾順敬發行雜誌『佛教史林』，正式提倡以史學方法研究佛教。著有『日本佛教史綱』等書。敬村上專精實乃開創以歷史方法研究佛教之重要人物，而高楠順次郎及南條文雄則致力於佛教文獻學之考據工作。以後尚有木村泰賢、宇井伯壽等學者輩出，而使近代佛教學之研究成果，在國際文壇上更具有領導地位④。

#### 四、感言

當我們再回頭來重新反省我們現存的中國佛教時，所感覺到的都是一連串不堪回首的滄桑史。到底為何西方和日本的佛教能開出如此燦爛的花朵，而我們的中國却老是尾大不掉呢？問題的癥結到底又在那裏呢？這的確是一個非常沉痛的問題！到底為何日本和西方可以這樣，而我們中國却偏偏不行呢！

倘若我們真的要反省這一個問題，我們便必須首先知道到底西方人是以何種方法來研究佛教。其實西方人研究佛教的最基本的態度，便是以史學的方法、哲學的方法、再加上言源學或文獻學的研究，這便是近代佛學研究的三大要點，而這些要點，都是我們傳統的中國佛教所缺乏的。所謂「史學的方法」，就是根據可靠的歷史資料，正確的把握歷史的真相；「哲學的研究」，乃是以客觀的態度和批判的精神來求證教理；「文獻學的研究」，乃是以原始文獻的解明為重心，進而將之與各地流傳本比較對照，以求理解佛典真義的方法。而這些方法，在西方由馬斯米勒（Max Müller）集大成後，再傳至日本的南條文雄及高楠順次郎，他們在文獻學和哲學方面所付出的貢獻，真是功不可沒！村上專精也就是在他們研究方法的啟蒙下，開展出其對史學研究之新

路線，著有『佛教統一論』，持「大乘非佛說」的見解，這可說是從歷史研究方法突破過往佛教之混雜系統的新里程，這便是他對佛教史學之重大發現。

近代的中國佛教，對這方面的研究方法所採取的態度都非常緩慢，雖然曾有印順法師、張曼濤等人，都嘗試在這一方面盡一份力量，可是反應依然是不太熱烈，而且還常常受到保守勢力的抗衡。最近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師霍韜晦先生，亦有鑒於中國佛教若是繼續抱殘守缺，必然沒有光明的前途，遂有志於鼓吹新的佛學研究路線，並為香港各佛教中學編訂「佛學」教科書，書中並有詳細之解題、註釋、譯者介紹、經文段落分析等，圖文並茂，確是一本難得的佛學課本。我們現在姑且不以一個中學教師的身份來評論此書，就是站在純粹的學術立場來說，此書亦是一本非常難得的好書。

由於我們中國近代的傳統佛教，都是採取一種閉關自守的態度，所以不敢去真正面對西方及日本研究的成果，動輒以盲目貶斥的態度來滿足自己的自尊自大，這真是一種十足的阿Q精神。現在就讓我們暫且拋開這些成見上的紛爭，單就此書之優點及對現代佛教之時代意義，畧作一扼要之介紹，好等我們能夠有一個正確的認知。

此書全部分上下兩冊，分別為香港中學會考而編訂之課程，其主要之編寫方針，乃是以佛教之歷史發展過程為線索，這也是與村上專精的見解不謀而合。此書上冊已經出版，文中全部共分七課，主要介紹從原始佛教所產生之時代背景開始，至大乘佛教時代之重要經典為止，其中正省去了繁雜之部派佛教論典，如『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』、『俱舍論』、『順正理論』等，都沒有選入，這正充份證明了此書在編訂的時候，都盡量地力求淺化。由此可見此書並沒有任何太艱深的地方。

第一課的『沙門果經』，是作者選錄自『長阿含經』第十七篇，這是一部瞭解原始佛教思想背景的重要資料，而這些資料，都有助我們清楚瞭解到，佛教思想之出現，在當時來說到底是代表著何種意義！對於當時印度的思想界來說，傳統的婆羅門思想

已經解體，而虛無主義之「斷見」思想與梵我主義之「常見」，都不能再滿足當時人的需要，而佛教思想的產生，正是要為當時的思想界謀求一條新的出路！所以『沙門果經』，內容雖然是介紹其他有關之外道思想，但唯有透過這一種關係，才能夠忠實地把當時整個印度思想界之輪廓描繪出來。所以作為一個研究佛教思想的人士來說，這是一本該讀的經典！

第二課：『雜阿含經』選，是有助我們瞭解原始佛教時代的基本觀念，例如無我問題、因果關係問題、緣生問題、修行實踐問題等，在註文都有簡明扼要的敘述。

從第三課開始，作者已跳開了繁瑣的部派佛教論典，進而直接介紹初期的大乘經典，如『無量壽經四十八願』、『法華經方便品』，這些都是初期大乘佛教之重要經典。『無量壽經』主要是以淨土信仰為其目標，隨著大乘運動之開展，淨土思想便與佛菩薩之信仰連在一起，這正是一種思想史發展之必然趨勢，接著在『法華經』中，佛陀之形象更獲得進一步之提昇，佛陀之圓滿人格表現從此確立，佛陀再也不是一個解脫者而已，他還是一個慈悲的救世者，在這一種觀念之蘊釀下，大乘佛教之「菩薩行」道路，更獲得充分之發揮。在本書的題解方面，更把這一種觀念闡釋得相當詳細，對於有關佛陀示現之本懷，方便之意義，都說明得相當清楚。

在第五課和第六課中，都分別選有『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』和『中論觀有無品』，這些都是屬於空宗系統之經典，『心經』之經文雖短，然而若要瞭解其整體思想，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在解題當中，作者已經把「般若」之意義，與它跟原始佛教如實觀之內涵有何關係，交代得相當詳細。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：自本篇以下，作者均附有梵本語譯，一方面與舊譯比對，一方面流暢可解，有現代意義，對讀者而言是一大幫助。

在『中論觀有無品』中，作者更進一步把龍樹菩薩所使用之邏輯結構，闡釋得相當清楚，如其所採用之雙遣法，兩難法，都可從作者之註釋中得到一個相當明確的觀念。

在第七課中，作者僅挑選了世親之『唯識三十頌』作為代表

，藉以描繪出唯識學系統之輪廓，一向被傳統中國佛教指為「有宗」之唯識學，到底它與空宗之系統有何差異，作者都有相當清楚之說明。在傳統的中學佛學教科書中，能夠找到這種高水準的教材，實在並不多見，倘若說這本書尚未有把部派佛教之論典和如來藏系統之經典，甚至密教部份之經典列入，那就更為圓滿。但總而言之，佛教目前之命運，正在乎我們現今如何去掌握，倘若我們在現今的社會中，對數千年以來不斷發展之龐大而複雜之佛教系統，不能有一種現代回應的話，則佛教之滅亡，自是在所難免，當然，有心之士都不願意看見佛教的滅亡，可是如果我們在不斷盲目地從事於妨礙佛教現代化的發展，則無形中便等於自種亡因！

「佛學」教科書編訂的態度，主要是根據目前西方和日本所採取的學術路線，亦即史學的方法、哲學的方法和文獻學的方法，這些都是現今中國佛教所應走的路線，假若我們能有這種遠見，體察目前現今社會之所需，把傳統之佛教作一番重新意義之整理和反省，這也不能說不是現代人之福氣，尤其是在傳統中國佛教學統中斷的今天，倘若我們能痛定思痛，徹底來一個佛教的大革新，則未來佛教之生存命運，必然會有另外一個新的天地，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地自我反省和勉勵！正視現實，面對將來，這才是正確的態度！

### 「註釋」：

① 「五時八教」：五時即華嚴時、鹿苑時、方等時、般若時、法華涅槃時。八教即藏、通、別、圓、頓、漸、秘密、不定。

② 「五教十宗」：五教即小乘教、大乘始教、大乘終教、頓教、圓教。十宗即我法具有宗、法有我無宗、法無去來宗、現通假實宗、俗妄真實宗、諸法但名宗、一切皆空宗、真德不空宗、相應俱絕宗、圓明具德宗。

③ 以上資料乃根據林傳芳：「日本的佛學研究」。（獅子吼月刊社，民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）頁三一六。

④ 以上資料乃根據同書頁十三—十五。